

權齋文稿

全

欽定四庫全書

知不足齋

PDG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權齋文彙卷一

吳興叢書

歸安沈炳巽雪漁著

蘇湖諸郡重賦考略

元周密癸辛雜志述宋賈秋壑回買公田之害詳細周備先兄東甫讀之以爲蘇松常湖諸郡重賦皆根於此并謂今諸郡率皆歸咎明祖謂以張士誠故故四府之賦獨重此乃齊東之語與明祖無與云云余獨以爲不然公田之議雖始於秋壑然蘇湖數府賦稅之重不盡由于公田東甫所云殆非篤論蓋公田之外尙有民田官田民田者民間自有之田也自宋至明僅以五升起科官田者官府籍沒之田也其糧至重自一石起有至

二石者自籍之後分佃與民其初原只還租如今籍沒  
潘尙智之田在於程邑完租是矣租之外不另還糧也  
殆至相沿日久版籍譌脫疆界混淆姦民猾吏竟將官

田私相典賣以官作民里胥之飛灑移換弊端百出所

謂官田非復昔日之官田矣故王弼

明成化間進士溧水知縣

永豐

謠有曰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  
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租讀此可見以官作民由來久  
矣蓋官田自古有之至宋尤多如建炎元年籍蔡京王  
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籍韓侂胄與他權倖之田  
俱入之官迨明初籍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  
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一經入官悉依租額起

糧

上見杜宗桓上  
巡撫周忱書

此則明祖之過後人不能爲之諱也

顧寧人日知錄亦云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

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

獻之產徧於平江

蘇州向  
名平江

一入版圖卽按其私租沒入

之已而籍富民沈萬三等其田入官亦以私租之額徵

糧遂致有一石二石不等云云則重賦之故實由明祖

非齊東之語也至於公田乃朝廷出價置買收租其害

在於當日回買派買勅立官莊分差莊官之時受害者

乃當時田主至於後世之重賦公田不盡受其咎也公

田之存於今者各省衛所屯田各學學田各營草場田

地此數項皆係宋時之公田至今只收其租不徵其糧

統計不下數十萬畝然則公田之爲累於後世者不至若官田之多恐不可以專咎秋壑也又按宋史有官田之賦有民田之賦金史官田曰租民田曰稅自明嘉靖前各郡皆有糧稅之分原未嘗統爲一則也至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勅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科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惟吾郡尙存糧稅之名其糧亦多寡懸絕蓋一則之法止行南直隸惟吾湖尙存其舊而嘉興之同於蘇常一則者緣其時嘉興屬之南直隸故也幸吾湖尙存糧稅之名俾知糧田乃向日之官田稅田乃向日之民田然佃非昔日之佃主非昔日

之主所謂官田者亦將與冊籍俱銷其牛車而皆盡矣  
若欲執官田之說減賦等於民田非特駭聽抑且損國  
其勢亦不能況屢沐

恩蠲豈敢再有希冀惟是糧田賦額較之紹熙以前不  
啻十倍官斯土者儻得備陳民苦詳細入告得如前元

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

元時田稅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木田一升見

耶律楚材傳

遣使案行諸郡逐縣清丈定其肥瘠分爲三等

上等科幾斗以次遞減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豈非萬年  
之永利乎

前後六客堂記

吳興爲浙西名郡苕水出自天目山逶迤縈伏而於以

絳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蘇文忠之刺我湖也曰  
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以魚稻桑麻之  
利事簡而易治蓋樂其風俗之厚而喜其人文之盛也  
晉宋以還代有名守王謝而下唐之李左相顏平原杜  
司勳最爲著名政事之暇每放情山水攜客賦詩飲酒  
爲樂李之窪樽顏之石罇石柱杜之碧瀾堂至今歷歷  
在人耳目逮宋世名賢輩出如李公擇孫莘老蘇子瞻  
王梅谿諸人尤卓卓者並以名卿出典大郡其時游寓  
茲土者俱屬名流勝士熙寧間公擇守郡會六客於碧  
瀾堂張子野作定風波詞記之所謂賢人聚吳分者是  
也六客者爲張子野先楊元素繪劉孝叔述陳令舉舜



俞并東坡公擇爲六也其時東坡與元素同舟令舉子  
野從東過公擇于湖適與孝叔會此所謂前六客也後  
十五年爲元祐己巳郡守張仲謀詢復會六客於郡齋  
卽以名其齋曰六客堂時東坡以翰林學士出守杭州  
復過吳興重會於此亦作定風波詞記之所謂十五年  
閒眞夢裏六人吟嘯水雲鄉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者  
是也曹劉者曹子方輔劉景文季孫兩蘇者東坡與伯  
固堅也二張則仲謀與秉道濤所謂後六客也前後六  
客相去已十五年而東坡兩與其會諸君亦得附名其  
閒垂以不朽豈非事之因人之重耶張仲謀之守吳興  
雖其政事無可考見然得與東坡游從則其人亦非庸

流可知南渡後王梅谿有三客十客十二客之會俱在  
六客堂各有詩以記之所云名姓應同六客題六客高  
風不可追堂上合成前後客者皆企仰前徽之作也嗚  
呼前後六客去今已八百餘歲當時蘇李在郡設施政  
事已剝蝕於煙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至其宴  
游賦歌之處聞其名氏輒興起而愛慕之與顏李之石  
罇石柱同垂永久豈非千古之勝事後人樂得而聞者  
歟

道場山記

吳興諸山自天目西來縣亘數十里迤邐至郭外列如  
屏障號曰西塞倪文節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

遠山是也諸山之最秀傑者曰道場唐中和閒如訥禪師辭師出行師命之曰逢道卽止訥經此山詢其名父老曰道場山遂卓錫於此山故多虎訥直上盤石坐虎伏其旁三宿無傷遂結菴居之名其巖曰伏虎吳越時建寺山巔額爲真正禪院山腰傑閣曰翠微前有池廣方三丈止水泓然宋元以來講堂法席皆在於此東坡詩所謂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出山迴望翠雲環碧瓦珠闌縹緲閒者卽指此閣與池也閣旁爲東坡書院前郡守吳公綺修築取東坡墨刻陷壁好事者摹揚殆無虛日循閣而上曰百步棧山削而徑窄登陟甚難山之背有浮圖七級高插雲表望之如卓一筆

宋熙寧中老僧所建吳興自熙寧以前無魁天下者建塔後老僧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矣至大觀時賈安宅政和時莫儔相繼魁廷試所謂文筆峰也登山之巔俯視吳興城郭旭日飛甍參差可見北瞰大湖浩渺無際盪胸駭目頓爾豁如南望金蓋菰城諸勝紫雲丹巘出沒煙霧屈作龍蛇盤舞之勢近眺碧浪湖一拳孤聳似浮水上卽所謂浮玉山也南來諸水才若一縷雲逢逢起腋下唐詩云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真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寺在宋時最爲雄盛僧徒千眾有三百餘房今山之東西瓦礫猶有存者山之精舍最多其著名者曰歸雲曰二峰歸雲爲明太初山人孫一元隱

居之所有堂曰挂瓢僧人藏其手筆及東坡墨蹟往遊者必出索題二峰嗣僧不守戒律已就頽廢山之西爲何山乃晉何楷兄弟所居有讀書堂後人於其居建禪幽寺今廢不可考吳興自昔稱山水窟東坡於此山愛之不足而世之遊者僅得其大概不能窮搜幽邃卽集所述亦就見聞所及略爲次序猶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已耳俟他日名公鉅卿放康樂之勝遊當有大手筆紀之更爲茲山重開生面也

峴山三賢祠碑銘

丈夫之遇於時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祀於其土必其文章政事輝映千古然後足以厭人心而合

輿論百世之下尙得仰其風流也吾湖太守唐之魯國  
顏公宋文忠蘇公忠文王公唐宋閒皆守茲土顏蘇公  
向各有專祠顏祠賜額曰懷忠宋米南宮芾爲之記程  
舍人俱作懷忠詞東坡祠建於南渡後漳熙八年蕭德  
藻爲之記二祠俱在駱駝橋東後皆頽廢前明正德閒  
督學使者劉君瑞改建於南郭外峴山之陽合顏蘇二  
公附以忠文並祀之號曰三賢祠按魯公於唐大厯十  
一年郡志作八年任湖州刺史遷刑部尙書以去蘇文忠於  
元豐二年四月知湖州府事到任甫三月爲李定等摭  
拾表語及所爲詩以謗訕逮獄湖民感其德爲作解厄  
道場王忠文紹興時以吏部侍郎出知饒州夔州乾道

三年移知湖州時湖被水公至郡積霖卽霽多方安輯  
民賴以安會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爭之不得請祠以  
去在任才七月此三賢前後到郡之歲月政績載在史策  
班班可考者也峴山本名顯以避唐諱故改湖人之思賢  
太守不啻羊叔子故卽其地合祠以彷彿襄人之意有  
司歲時致祭至今無缺山在碧浪浮玉之間上有李相  
適之石罇魯公政事之暇合二十九人聯句於此山水  
明秀遊人最盛過三賢祠者無不瞻拜嗚呼三公去今  
遠者九百餘載近者六百餘年而人之懷思仰慕歷久  
不忘若非其德澤入人之深其烏能若是乎系之以銘

曰

魯國顏公有唐之忠罵賊不屈仗節從容來守是邦在  
大庥中扶微興懷緬想厥功民懷其德士仰其風歷今  
千載廟貌崇隆 蘇公子瞻眉山之秀羣小媒檠一麾  
出守詩壇宗主湖山領袖道場法華尋幽恐後至今遺  
墨尙留巖岫曾未三月追解印綬企仰高風春秋俎豆  
湖爲澤國水潦頻仍王公來守歲以漸登虛逋橫索  
部牒來徵爭之不得請祠以行遺愛猶存明德惟馨  
擬烏氏程氏釀經引

周官酒人掌酒之政令辯五齊三酒之名其曰泛齊醴  
齊盎齊醞齊沈齊事酒昔酒清酒者皆當時厚薄之差  
而經無其說傳注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眞而世言酒



之所自其說有三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其二曰堯酒干鍾其三日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然是三者皆不足考據而多贅說夫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堯酒干鍾其言出於孔叢蓋委巷之說耳本草亦非傳自炎帝觀其辨藥所生皆以兩漢郡國名其地則非炎帝時書可知矣然則酒果何始乎愚謂知者作之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王用於郊廟燕享以爲禮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然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老合歡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其色則有紅綠白之別其味則有清濁厚薄甜苦之殊有酒材焉秫稻是也有酒母焉麴蘖是也

亦有酒戒焉湛熾腥熟毋有差貨是也夫如是而後酒成焉夫酒之爲用如此其廣成之之法如此其難不有釀經何以傳信在昔之言酒事者漢王續有酒譜唐鄭遨因而續之曰續酒譜宋竇苹亦著有酒譜其言酒事甚悉而不及於造酒之法又宋無名氏北山酒經三卷秦時會稽郡烏巾程林二氏以善釀雄其鄉始皇遂更名其縣曰烏程張景陽七命曰酒則荆南烏程是也所著釀經幾卷臚列釀法酒之纖細備至其分門十二有曰酒之源酒之材酒之母釀之具釀之時釀之戒凡天時之寒暖水性之剛柔無不一一調劑之而釀事以成其外則雜采古今酒事曰酒之事又曰酒有酒名酒有

酒味則以酒之名酒之味附焉其他飲酒之具佐酒之  
令行酒之人亦一時之不可缺者用以殿釀經焉世之  
造酒者依此釀之無遺憾故烏程之酒至今甲於東南  
是真得二氏之傳者矣是爲引

日下舊聞序

陳學使觀  
風題代作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志其職益詳  
下至土訓掌地道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  
事嗣是班孟堅作十志此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此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  
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此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  
冥真臘佛國之屬又山海之支別志之恢詭者也唐宋

以來作者眾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  
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者以其不尚言一方也至於  
尚言帝都則漢之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尚矣他如唐韋  
述西京記宋宋敏求長安志亦稱淹博然其時輿地之  
志官無成書故學者得以肆其筆墨作爲載記成一家  
之言今者大一統之志已成似可無事於學者之纂述  
矣殊不知一統志所載者天文分野山川城郭坊市陵  
墓之名數與郡邑之人物土宜云記其大凡而已若夫  
金石鼎彝之淵沈土蕕山銘冢刻之剝蝕殘脫名人碩  
士之題詠禪宮道院之碑碣與夫人妖物胥之怪禽獸  
草木之奇非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不能詳備此固

非志之所急而亦識大識小之不可遺也秀水朱竹垞先生以淹雅之才膺鴻博之選出入禁林凡耳目之所覩記筆札之所纂述有一言一事及於京都者無不一一而詳識之值其謫居之暇徵考文獻網羅放逸條晰件繫發凡起例分其門爲十三總名之曰日下舊聞詳載山川宮室城市郊坰畿輔邊障風俗戶口物產而以石鼓考終焉遐收彙集可以資掌故備采覽慈谿姜西溟先生有云以一統志爲經而以此書爲緯豈不信哉末生小子無由一至輦下得覩

皇居之壯麗讀先生之書則已瞭如指掌昇日者儻得觀光帝闕摩挲石鼓之文徘徊玉河之畔操先生書

爲左券而一一印證之不亦大幸也夫

何山賦

以晉賢何楷於焉讀書爲韻

循錦塘而右迴兮山迤靡以相屬彼亂峰之縈繞兮遙指是何山之麓上蕭森而晻靄兮冠萬竿之修竹下礪确而堅密兮拱高林與喬木瞰老樹之明滅兮聽流泉之斷續散雞犬於危隄兮雜茅茨與古屋紆林巒之聳秀兮亦可耕而可讀傍紫霞以開徑兮倚丹竈而結廬塵雖飛而不到兮水至潔而堪魚來親戚之情話兮幸良友之相於此豈俗人可駐足兮要當邀高士而停車在昔何公晉代名賢負匡時之材略思補袞而濟川厭大都之紛擾樂此地之清妍乃移家而就此擇佳境而

安焉悅此名區於焉卜居有竹有水有蔬有菹仲統閒  
遊而樂道蒙叟几坐而觀書應須暮史而朝經豈獨山  
樵而水魚爾其雲橫玉几水帶金波一瓢日月十笏山

河樂參差之間岫眈繚繞之巖阿效嘉名於求點

姑蘇亦有

何山以梁何求何點得名見姑蘇志

慕清省於陰何

杜詩陰何尚清省

若乃丹梯

前引道場之金碧千堆佳境橫開金蓋之雲霞萬仞譬

遊蓬島儼隔仙凡恍入桃源不知漢晉是以一谿風雨

蘇公之佳句猶傳

蘇子美何山詩編嶺煙霞迷俗客一谿風雨送歸舟

然而半榻

禪幽張老之招提莫問矣

郡志宋元祐十四年張邵建禪幽寺於何山卽楷故宅

於是偃仰匡牀摩挲斐几仰前賢之高躅作後生之模

楷

何山賦

以晉賢何楷於焉讀書爲韻

循天目而西下兮指道場而矚目沿小谿而放艇兮深處是何山之麓仰晉賢之高隱兮旁書臺而夜讀何書聲之達旦兮山鶴夜鳴而不宿把蘇詩以證地兮上雲峰而下幽谷爾其左爲峴首玉湖之碧浪千堆右則菰城金蓋之紅霞萬仞憑欄野望遙看樵子之披榛策杖閒遊偶見孤僧而借問釀成白酒幸致回仙吹徹紫簫待邀子晉斯地也洵方壺方丈之爭竒斯人也卽何點何求而莫遜當其山川爭麗風日暄和游人駐足好女迴波南國之新妝巧笑東鄰之秀鬢濃蛾別有騷人出瓊鋪而掩冉更餘名士入金谷而猗儺或臨風而展謔



或籍卉而賡歌先生則頽然一榻樂飲無何是以劇有  
閒情惟餘左癖多無嗜好只守韋編錦繡則朱黃別卷  
銀匱則申乙分籤叩門多一時俊彥停橈皆千里英賢  
洵可樂兮又何慕焉遂乃性癖幽棲人孰瀟灑築堂山  
嶼結廬谿匯當春則圍筍山茶入秋則黃團紫蠟緬惟  
幽躅之流風洵屬後生之模楷前此摩詰新圖畫出輞  
川之景香山逸致初開履道之居石礙雲開子美之襟  
期可挹峰回谿轉山邨之佳句堪模無何而老衲懸瓢  
乍訝香林蒼筍高僧卓錫遙瞻金界團蒲卽其故陟改  
建精廬號曰禪幽疑是蓮臺勝境更名崇報宜繙貝葉  
新書乃攜朋而登頓遂挈伴以遊於能不景前賢之芳

躅仰往哲之嘉謨乎

致大田叔論文札

大作紆徐緜婉自是佳構微嫌一起太突劈空引詩而起古無是體蓋引詩所以申說上文之意必先言其詩之清麗自然然後引詩以證之此一定之法也卽先引詩下須接詩意讚其詩以證之此又是一定之法也今上下俱不申說則此一起未免落空何如何如作序與作傳不同家世固不必序而弟兄尤不宜溷入古今人所作詩集序具在可以取證如宋之大小宋眉山二蘇清江三孔王臨川昆仲俱係詩文大家景文集序中不及子京東坡集序中不及子由餘可類推卽如本朝

王阮亭西樵豈非詩中大作手而阮亭集諸名公序中從無一語及西樵崑山三徐人人有集而健菴憺園集序爲朱竹垞宋牧仲兩先生所作亦無一語及果亭立齋蓋體例應爾不以遺去爲嫌也況桐城家世無人不  
知將祖孫父子兄弟一齊填入且又各列官階非特行文無此體例而太保宮詹閣學太史麟次備列未免觸目此段似宜節去至於古文原非輕易下筆即使胸羅萬卷亦必上有師承猶記四十年前先師柯石菴作倡和詩序構思累日方始脫稿語余弟兄曰僕盛年時好作古文千言立就自謂可方駕二蘇積之成冊攜正堯峰先師師曰子之筆鋒銳矣才氣汪洋縱恣矣其如按

之繩墨規矩則未免支離破碎夫作文之法如弈師之  
有譜曲工之有節醫師之有方匠氏之有繩度不可口  
口求而自得也今之作者惟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  
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  
頓挫不散則亂譬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  
其不立敗者幾希僕謹守師說二十年來不敢輕肆搖  
筆復言古文矣石菴尙且云爾古文豈易作哉姪不佞  
不足以知此語狂且直伏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炳異頓首不宣

祭外舅徐寅工先生文

嗚呼先生遽返其真耶嘗讀洪範九疇其言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釋者  
曰人惟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必先之又曰康寧者  
無禍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此五者王道之所先而古來聖賢之所難必也乃今于  
先生畢備之其又何悲先生天性坦白胸次恢廓無物  
我之間無己人之分視天下可喜可諤之事舉無足以  
動其心而且子性繩繩家門敦睦每遇春秋佳日輒置  
酒邀里中耆宿如學博阮慎行州牧史來初諸公會於  
舍南別圃道故舊談經史爲樂凡古聖賢所難必者悉  
一於身備之顧先生所不足者富耳然以敦睦貽子孫  
以厚德孚鄉里所得孰多累茵列鼎先生所不屑也平

居以敦厚樸素訓諸子諸內兄皆能砥行飭躬克紹其美加以儉勤節用用能大起其家以補先生之不足又皆秉先生之教好義樂施振貧救阨寒者衣之病者藥之親戚以緩急告者無不立應雖諸子之能善體親心而亦先生之德有以化之也將易簀顧諸子曰生死晝夜耳勿過悲具湯沐浴更衣起坐朗誦佛號遽然而逝非具宿根其能如是乎生而上壽歿而考終全受完歸備時五福其又何悲而巽猶不能已於悲者巽與長君東山先爲僚壻在昔戊戌之秋巽抱鼓盆之痛長君爲道妹德幽嫺遂爾委禽于歸二十六年操持家政內外秩如撫前女勝於所生連舉子女九人遂致一病不起

癸亥之冬先巽而去而次女之適先生冢孫景豐者亦以是冬天逝母女之亡相去不及兩月先生與外母痛女而兼痛媳老淚迸流巽遂復以四女續配景豐承歡奉侍以慰老懷詎意旋赴玉樓典型忽遠景仰無由此巽之爲暮齒悲者一也先生而在能使鄉之風俗還淳廉頑敦薄使後生有所矜式所謂善人國之紀也乃今已矣昔子皮死子產哭之曰吾無以爲善矣此巽之爲世道悲者二也寢門之慟其能已乎乘白雲於帝鄉望黃鶴於來歸絮酒炙雞靈其鑒格嗚呼尙饗

與徐近川昆仲書

僕衰病叢殘閉門株守一切親故往還久已謝絕禮云

七十者不與賓客之事正僕之謂矣加以賦性迂拙不能與世俛仰十數年來屏居息影隔越不數十里未獲以時造請禮節疏闊負罪良多春初聞令先君大人之變僕忝館甥三十年誼不可以老病辭用是扶杖致奠復不敢以不文藏拙勉構誅言一章聊展哀思固知舊學荒落志意漸已消縮鼠啣有言蟲書成字不足表揚萬一賢金昆若以詞句荒陋筆墨麤疏責僕僕復何辭今者不問文章之工拙辭句之醇疵徒以稱外舅稱先生爲簡傲爲褻慢遽嬰盛怒冒言責備僕聞之若負芒刺不知所謂今不敢遠舉請以耳目習見之書爲金昆述之外舅之稱非僕之杜撰也見於爾雅釋親篇妻之



父曰外舅母曰外姑夫比之於舅姑不可謂不尊矣至於古人引用不勝屈指如柳河東有與外舅楊憑書祭外舅楊憑文歐陽公有祭外舅薛簡肅文黃山谷有和答外舅孫莘老詩又有和外舅謝師厚詩陳后山有送外舅郭大夫詩外舅之稱見於古人之詩文者班班可考今乃責之爲簡傲爲褻慢則不知當日古人何以不見譙責於人而其詩文之傳於後者何無一人議之也若夫先生乃長者之通稱非特可稱之婦翁并可自稱其父祖如蘇子由穎濱遺老傳曰父曰眉山先生又曰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又朱竹垞檢討集中云先考安度先生家計奇窘無力納幣某遂爲

贅婿於馮氏又云安度先生攜兩弟播遷塘橋之北云  
云文定爲宋世鉅公檢討推 本朝作手俱稱其父爲  
先生度非輕其父也然則以女夫而稱其婦翁爲先生  
顧反謂爲簡傲爲褻慢無亦不思之甚矣今之稱婦翁  
爲岳者皆根於丈人二字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也故惟  
丈人之稱差爲近古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人無  
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曰丈人以  
文律通流當世又祭文稱昭祭於丈人之靈蘇子瞻有  
祭王君錫丈人文陳后山有寄外舅郭大夫詩云丈人  
魯諸生又有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古人之稱婦翁爲

丈人者如此今卽從諸所引而稱丈人竊恐賢金昆卽不責其爲簡傲爲褻慢當必笑其爲邨野爲鄙俚矣至父之一字厯稽經史未有加之異姓者卽如母之昆弟止曰舅氏左傳之伯舅詩之我送舅氏是矣今之稱舅父岳父者不過隨俗云爾果可據以行文則古人當有爲之者賢金昆固可厯舉以罪僕僕豈惟知罪抑且深感賢金昆之教也僕雖戇愚惟知據經守禮原文具在請質之作家若有謂爲簡傲褻慢者僕當泥首謝罪臨池待命曷勝惶悚

與孫健亭論祖庶母喪服書

日者在齋蒙以令姪觀成祖庶母喪服下詢在盛族則

以其向有他過遂生異論而僕則以爲祖庶母斷無承重之禮心竊疑之而未敢發也歸後檢閱杜氏通典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明孝慈錄會典及本朝律文諸書皆不爲祖庶母制服亦何有以承重攷鈍翁汪琬曰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祖庶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祖庶母不祔惟其不祔故可以無服若繼祖母旣祔於廟則爲之孫者方歲時享祀之而可以無服乎又曰或問祖庶母何服曰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祖庶母服之有徐健菴乾學曰繼祖母之服固同於祖母矣至於祖庶母

之制服古今未聞得毋疑其缺與與非也古者士爲庶母但總麻三月而大夫以上則無服彼於庶母且然何況於祖庶母乎據此則觀成非特不當承重抑且無服矣夫所謂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喪服莫重於斬三年父乃施之於長子非以報復也爲宗廟之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朱子云適孫承重庶子是長亦不承重然則嫡母歿於今日觀成尙不得承重焉有庶子之子而爲祖庶母承重之理乎違禮背律莫此爲甚至於出母自有宜

服禮經甚明本非有疑若其子已歿則爲之孫者自應無服晉步熊曰母子至親無絕道若非母子出則絕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云云則是嫡祖母既出尙且無服何況於祖庶母之被出者乎以上經傳律文及先儒諸論俱確然可據何得以私意擅爲承重耶觀成爲司空令孫盛族爲守禮世家不得不悉所聞陳之左右其更與知禮者議之不備不宣

魏東齋先生詩集序

康熙己丑之秋吾師柯石菴至吾里手魏東齋先生詩一編見示某受而讀之見其詩超越諸家深得三百篇風人遺意惜未見其全集越二年謁吾師於武唐始得

登先生之堂親其言論風采如見古人余賦詩贈之先生鄭重屬和所謂久矣古竹墩稱詩聚將相是也蓋先生爲忠節公孫庶常公子而庶常實出先廷尉之門蓋交深於把臂之前而情洽於數世之好者矣先生年八十餘所作詩文甚富賴同里丁文尉雲士兩前輩欣賞藏弄不至散佚而我師拔其尤者可以藏名山可以懸國門而某得薰香濯露厯厯披吟誠厚幸也先生遭家多難備嘗辛苦縱橫萬卷悉資以爲詩而胸中不可磨滅之氣更有旁見而側出者然非丁氏二難爲之搜羅而存之又安望其長留天地閒乎人知先生之可傳而不知永其傳者實藉朋友之力也余叔艮翁太史嘗繪

焚視圖名流題詠凡數百篇以先生詩爲壓卷其述感  
一章追念昆季纏綿愷惻實與常棣諸篇相表裏所謂  
得三百篇意非虛譽也石菴師命余引其端因述通家  
之誼識其往來贈答將以先生之詩爲後學之津筏於  
是乎書

老僕丁祥小傳

老僕姓丁氏名祥其私字韶儀世爲我家幹僕自其高  
祖某者始給事於先太傅襄敏府君以謹聞其祖若父  
亦皆忠謹愿慤祥年十三隨先君官東甌其爲人木彊  
椎魯先君酷愛之相隨十六年未嘗一日離也歲壬午  
先君抱病余兄弟奉母家居星馳奔赴而先君捐館已



數日凡湯藥及身後事皆祥身任之無不中禮以僕人而兼子職余兄弟實有媿焉後屬於余其所以事余者一如事先君時執爨三十年舉凡米鹽茶酒有可節省者無不代爲籌畫性最能忍胸中毫無城府素不喜與人爭人有怒之者輒笑以應之怒者亦自解數年前得肢體麻木之疾手足拘牽往往而劇今雖未全愈而精神強固飲啖不異未病時自謂可望苟延今年五月十八日夜膳尙食粥一盂索湯沐浴謂其家人曰我去矣問其何往不應甫出門而仆一仆遂絕享年六十一給事我家者五十一年有子五人孫二人嗚呼祥一僕隸乃知生死識去來若此亦異矣余故詳述之以爲爲僕

者之勸云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余家中落其後先君以守成而兼  
勦業家復振所畜臧獲不下數十人率皆侵盜乾沒以  
自肥其家然究歸烏有問其子孫亦皆散亡零落求其  
如祥之五子二孫皆能自食其力以養其父母者十不  
得一焉豈非以其事主之忠而天有以報之耶

石鼓考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至唐始出於岐陽石形如鼓其  
數有十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宋  
司馬待制池知鳳翔日復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其一  
已亡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崇寧

中蔡景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移置禁中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靖康之亂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置燕京初不知此鼓爲何物但以其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爲大興府學元大德閒虞道園集爲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言之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置之國子監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爲甌壇以承之卽今之十鼓是矣此石鼓遷徙存亡之序也至於言鼓者人人殊自唐以來究無定論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直以爲宣王之鼓者韓退之蘇東坡也而雍錄及廣川書跋則又以爲成王之鼓鄭樵通志則以爲十篇皆秦

篆岐陽又屬秦地當是惠文以後始皇以前之作金人馬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後周宇文時所刻作辨萬餘言雖其引據甚明但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尙在于長老之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何至國史失載文獻無徵一至此乎此不足信也明矣歐陽永叔集古錄復設三疑以爲鼓文細而刻淺豈得歷久而不磨滅其疑一自漢以來好古之士皆略而不道其疑二隋氏藏書最多而獨遺此其疑三然以退之好古不妄遂取以爲信合韋韓歐蘇之說考之則石鼓爲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水經注集釋訂譌序

明嘉靖閒吳郡黃氏刊水經注四十卷舛誤參錯不可枚舉有經文而譌作注者有此注而移於彼者往往層見疊出余兄東甫曾加校閱雖十正一二而譌謬仍多因不揣固陋取東甫所訂之本重加校勘參以他書譌者改之漏者續之舛錯割裂者亦稍稍釐正之雖未敢云黃氏之功臣恐亦不至爲水經之罪人也至如地理古今沿革殊異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古有而今無或一縣而析爲兩縣或兩縣而合爲一縣者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不知其地之所在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卽古之某郡某縣者今取通典通志元和志寰宇記及近代地理諸書參攷之必

日某縣今爲某縣故城今在某地雖其間沿革頗多未能徧舉然其可攷者則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旣知古又知今愚謂此書尤宜以今證古庶不至爲有體無用之學云爾

致孫民可昆仲第一札

盛族爲吳興冠冕令先君爲闔鎮重望歿未十年外難蜂起至有欲斬其冢嗣而逐其長媳者旁人聞之俱爲酸鼻何金昆若爲不知等同讐噴不出一詞布告親朋所不解矣若此事果真當發之於金昆不當發之於通族天下豈有同室之人不知而外人反知之又豈有同胞昆仲不知而通族疏遠者盡知之是必無之理也若

以爲令兄必不能生子四子盡屬姦生則當大聲疾呼號召同宗明言令兄所以不能生子之故以宗祧爲重庇兄爲輕明目張膽公同擯斥使令嫂無辭可辨是則祖宗之功臣而令先君之孝子也若以爲令兄貌類白癡而人道不廢則當披髮纓冠奮袂攘臂與通族折辨使令先君之豕嗣不爲外人所斬令兄雖以病廢而外人猶以金昆之故不敢破巢而毀卵是亦不失爲悌弟之道乃旣不出此又不能明言令兄所以不能生子之故但含黏其詞曰不忍言不敢言任從族眾告廟傳單而金昆亦隨班入廟隨眾畫押雖無逐兄之心而已有逐兄之迹矣夫金昆之所謂不忍言不敢言者其義何

居若謂令兄四子非其所出故有不忍不敢之論則通族旣已發難凡平日之所不忍不敢者此時正當昌言之而明言之以見大義所在不敢庇兄以亂宗若謂令兄人道不廢生有四子兄妾余氏不守家規穢聲四布因家醜不可外揚故有不忍不敢之論則亦不妨分別言之逐余氏以治姦存兄子以繼嗣不敢附眾以誣兄奈何優柔寡斷僅以此六字而假手族人也今通族之據以爲詞者不過曰令兄自幼癡騃而已夫癡騃病也非性也縱屬性成亦何以見癡騃者之必不能生子乎考之史傳如謝玄之子璜生而不慧不能辨菽麥有子靈運名聞一代以較令兄想當更甚而史不言靈運之



不爲喚出也舉之當世其人前已生子素無癡騃之疾後忽患之而生子則如故儻云病後之子非其所出是又不通之論矣夫世不能生子者惟天閻一種此不必盡癡騃也所謂天閻者與閻人無異云不待閻而人道廢故曰天閻其身必小其鬚必無其音必啞至於舉止行動原無異於常人所異者人道廢耳今令兄之軀幹偉如聲音洪亮且又鬚髯飄逸則人道之不廢可知其所異於常人者特在舉止行動之間耳其可以天閻目之乎旣非天閻則能生子必矣盛族亦何所據而斷以罔知人事也盛族又云穢聲狼籍歷久彌彰此指令兄之妾余氏言之也在余氏固不敢信其果屬貞潔毫無

瑕玷然即使有之亦豈可以余氏之醜聲斬令兄之宗祀若果穢迹彰聞逐余氏則可并其子而逐之則不可斷令嫂以疏防失察之律則可入令兄以不能生子之條則不可若曰妾有醜聲子卽非己出則可危者恐不一而足矣推盛族之意以爲余氏之姦眞則令兄之借種亦眞余氏去則令兄之四子皆可去殊不知此不可以併論者在余氏則姦眞可逐若言借種必須確言令兄不能生子之故果係天閻方可併逐若僅以自幼癡駮四字而卽斷之曰罔知人事遽逐其子而斬其嗣非特不足以服令嫂之心亦恐難於昭告先靈也所幸者德門衍慶令先君生有四子卽使令兄之嗣爲通族所

斬尚有金昆可以承祧若只生令兄一人而通族挾眾欺其癡騃逐其四子則令先君之嗣亦幾爲族眾所斬矣興言及此可勝寒心金昆縱不爲令兄計而抑不爲令先君計耶走屬外姓兼之金昆旣無一字相聞又不遣一介相告自應不敢妄參末議但附葭莩之末者三十年蒙令先君之培養最深最久今令兄僅以病故非有他罪乃盛族遂欲假病以斬嗣而金昆又恐撻眾怒不敢發生故不得不以事之所必然理之所必至者以相告惟冀善全骨肉之恩無傷手足之好土無媿於先靈下不欺於兄嫂則幸甚幸甚

致孫民可昆仲第二札

徐東兄寄示金昆託致尊翰中有叩頭請罪之語讀之不勝駭愕使僕汗流浹背者逾時豈以僕前札中持論不公有所黨護故爲是云云也然僕與金昆誼屬一體詎敢有所輕重厚薄於其間哉祇以此事至大極重令兄置妾業近廿年生有四子冷灰復爆於理未安故敢布心腹而效愚忠若責僕以昌言無忌僕何敢辭若曰有所護持而故爲偏駁之詞則僕亦未敢心服而首肯也誠以金昆孱弱當外難猝起之時宜量力而進謀定而戰可逐則逐如力有不能則寧忍人所不能忍以俟其變奈何惑於眾口而成騎虎之勢哉至於令兄之癡駭余氏之醜聲僕所素知何敢反有異論而存左右袒

之見乎然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能於基未就胎未成之時納其基絕其胎則禍福自來今者其基已就其胎已成然後欲納之絕之竊恐彼有泰山磐石之安金昆有畏影卻走之慮矣總之此事要在源頭上還得他漸然之故則不得逐而自逐若徒曰人眾則公以爲足恃則史不云乎欲湯之冷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是猶抱薪而救火也今之事適類此彼諂諛之人爲金昆計者不論骨肉之義不顧手足之恩不權利害之輕重不計費用之多寡一唱而百和曰逐之逐之而已能逐則眾居其功不能逐則金昆任其過夫亦不思之甚已且揆之事

勢其不可逐者有三其不能逐者有二請爲金昆細陳之令先君旣已認之爲孫而金昆欲不認之爲姪則置令先君於何地其不可逐者一也四子旣逐則令兄嫂斷無還歸祖宅之理不歸則顯成逐兄之迹其不可逐者二也二雛業膺祖喪行狀已刊令兄所出此時如何回護而自爲矛盾之詞其不可逐者三也事近廿年羽翼已成盛族雖欲持公而當道恐不肯輕信遽斬其嗣其不能逐者一也令兄雖以病廢四雛必不類其癡騃此時雖逐將來成立之日脫有跳梁而犴狎者能保其不翻案而平反乎其不能逐者二也有此不可不能之故或宜息心靜氣思所善全幸不牽乎卑亂之語不惑

乎眾多之口毋使骨肉而成仇讐是所厚望在僕兩番  
苦口業已披肝膽而露情素盡忠竭愚不遺餘力者矣  
若尙疑有所黨護詞出一偏非惟開罪於金昆亦何以  
仰報令先君外父於九原也惟冀和平其心周詳其識  
往復曲折而研究之有以見僕不敢有所偏袒黨護則  
僕之此心庶乎其可以無憾矣本擬造候因恐見疑遂  
巡中止俟天氣稍涼當扁舟晉謁面悉種種也伏冀垂  
照不宣

新祠私議四通

新祠告成理宜照舊分龕安供先靈自必妥侑  
乃主事尊行忽倡統龕合主之議將前人成規

良法一掃無遺其所以倡爲此說者緣尊行拜  
位在於中閒而其上世之龕偏在西北畢世不  
能在龕前拜奠故倡爲統龕排世之說蓋龕既  
統不得不排世次既排世次則其上世之主可  
請入中閒雖云孝思所致然以一人之私意頓  
毀數十年已成之良法烏何可哉我家廟製凡  
側室之主俱拱本龕之旁所以別尊卑嚴嫡庶  
也而尊行三昆雖係各母皆屬庶出不甘生母  
旁列遂倡爲考妣合主之說考妣既合則生母  
亦可並列居然南面遂致嫡庶不分尊卑莫辨  
矣炳巽不揣固陋僭草四議告之通族而尊行



以定議難更未蒙俯采然亦不敢竟以異議爲  
非僅中龕以東雖不分龕數悉依舊祠規製各  
支分供中龕以西茗明季初四支則竟統排世  
次向之偏在西北者居然進入中堂矣一祠兩  
製非特吳下所無恐自古及今從無此規製也  
我宗羣才濟濟後起多人儻得力黜前非還歸  
舊觀則祖宗幸甚通族子姓幸甚私議四通備錄  
於後

毀龕議

炳異謹按大夫立廟本於王制漢承秦後禮文湮沒王  
家太廟至元帝時從韋元成之議始立廟京師則臣下

奉先之典其不備可知晉及六朝臣下家廟禮制闕如  
無從考見隋書禮儀志從三品以上皆祭五世五品以  
上祭三世七品以上祭二世自唐至明代有損益大略  
相同惟宋史禮志最爲詳備其云唐原周制宇文周也崇尙

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慶

厯元年南郊赤文應聽中外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凡

得立廟者許一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卽不得作主祔廟

別祭一寢卽明及子未至大夫者自當立廟者卽祔其主卽我

恭靖府君四子位皆至大夫俱當立廟者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

數遷祧惟始得立廟者不祧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

宗何謂祖別子之始爲大夫者也何謂宗別子之適子

世世繼起爲大夫者也我族之得立廟斷自恭靖憲副  
兩公始於禮止宜上供先世下逮子孫兩公伯叔已不  
得入廟今併伯叔之子孫而竝祀之已非禮制矣向止  
一堂規撫未備叔祖宮贊公勅議更新經始於康熙己  
巳二月落成於辛未四月中爲堂三楹分十五龕中龕  
奉始祖至恭靖公八世神主其餘十四龕恭憲兩支各  
得其四初不以子姓蕃衍爲龕數多寡蓋亦寓大夫別  
宗之意旣不能各自立廟姑取同堂異室之義以分龕  
數恭靖公支自刑部公以下四祖皆身列大夫故各奉  
一龕憲副公支學士公官已四品故五支獨奉一龕宮  
贊閣學侍御三公已駸駸通顯各追贈先世故七支亦

獨奉一龕此外或兩支一龕或三支一龕皆係宮贊公  
手定當時族眾率皆帖服無敢異議足見前人立法酌  
古斟今盡善盡美故廟可改建而龕制不可變更也今  
聞欲變舊制以一世爲一行上下分排雖本屬一姓可  
無分別但原之立廟之義似乎不合況宗廟之禮同異  
姓助祭者尙序爵以辨貴賤豈反以應得立廟之先祖  
與齊民並列則尊祖敬宗之謂何非特變易成法有所  
未便卽爲子孫者自賤其先祖於情尤所不安載考之  
宋文憲林世祠堂記云林氏之始祖爲大理某公五傳  
至陸菴生三子長曰某名鼻頭房次曰某名追遠房三  
曰某名白沙房至今傳十五世皆三房後也於是列神

版於居中自大理睦菴逮三子而止

卽我家中龕始中祖以下八世也

間左右則追遠

卽我家中間之四龕

西爲白沙東爲鼻頭

卽我家東西十

龕

也凡此三房有物故者輒升名其間吾家祠製似乎仿

此愈以見前人立法之有所本而非獨刪其不可輕事更張以毀成法者此也

### 毀龕續議

族長頒示翰教深以炳異前議爲未當遂有推賢讓能之說竊謂此屬公家之事無勝負可爭無意氣可尙只須和平其心據理酌議歸於至當而已譬如朝廷之上遇有大政大事亦必眾論紛紜意見各出及其後也終歸於一家國一體此時雖各持己見及至畫一之後則

泮然冰釋矣前議尙未盡今再伸鄙見仰祈俯擇伏讀  
編修輪翁叔祠規云大端固永遠可行小節則閱數十  
年又當更易毀龕易主事非細故且龕制刊列譜首正  
以示後人當永遠遵奉此而可改則凡譜中所載悉可  
更張則此譜亦不足爲信史矣若夫地狹於前主多於  
昔是爲固然然須斟酌萬妥使龕制不致改易新入之  
主供奉得所方爲盡善若僅曰無可如何必欲毀棄成  
法遷先入之主以讓後來則前之專龕尊奉者不幾等  
於僑寄乎不幸而祠毀重建遂有此議儻舊祠無恙新  
主一時並進亦必有不能容之勢詎竟將先靈五十年  
妥侑之神龕一朝盡毀并將歷代之神主磨刮重題卽

宮贊公而在思所變通恐亦不若是之忍也

來札云地狹於前主

多於昔宮贊公而在亦必思所變計也

族長復以龕式一紙見示其於進

退之間不無可議舊祠基址本贈銀臺守愚公手建住宅分屬長房故東園公得以附入長房既入次房不得獨卻故少愚公亦得同附夫祠廟之制以中爲尊若從中龕左右依次排列兩支必應居中則有喧客奪主之嫌故爲權宜之說從東順排外示以東爲尊之意使之不得藉口而其實乃所以別之此當年立龕之微意也今不察此意乃欲進二支於中堂在兩支子姓所數十年想望而不可得者今一旦得之感德固自多人然揆之立龕之始意似昧前義矣此進之所當再酌者也專

龕寓別宗之意說見前議觀於恭靖公二支憲副公四支其義可見二支止虞衡公廷尉公二主乃得獨奉一龕初不以主少與別支同供憲副四支之八房不附於五七支而附於八九支龕內夫八九旣已兩支同龕而八房之主乃越五七而附入者正以五七專龕不可附也四支之八房與五支之學士公七支之通奉公商河公俱屬同祖昆仲乃不容並列卽巽前議中恐自賤其先祖之意可見此意前人已行非巽之獨勘也當年立龕之法旣明且晰乃竟一槩抹殺退六專龕同於眾主此退之所當再酌者也



乾隆十一年夏我族新祠告成將遷主入祠聞主議尊  
長欲將舊祠神主盡行毀棄統新重造考妣合題竊以  
二者皆有未安謹按主必用栗者取其堅久以防速朽  
主而自壞子孫尙不自安豈有主本完好乃欲改造之  
理又按舊唐書楊發傳曰大中三年追尊順宗宣宗尊  
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重題詔禮官詳  
議發等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  
改造之文求之曠古夔無其說周如太王王季文王之  
諡俱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且禮法可  
稱最在兩漢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  
高祖以下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以神主不合再造

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不聞因改諡追尊改造神主書之史冊可以覆視今若別造新主瀆亂正經實驚有識以漢律論擅改宗廟之主者以大不敬論以臣所見但當以新諡寶冊告之陵廟正得其宜若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止就舊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云云發之此議似爲我族今日而設若因遷祠必欲易主則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共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此非小小細故竊恐未可輕率舉行於禮則曠古所無於情則九京怨恫且舊祠神主將何所安頓子孫之虔奉而敬禮之者已五十餘年豈可一朝付之水火毋論於理有所不通卽舉族之先靈亦

有何罪而忽遭此慘毒耶若重造新主其舊主令各支子孫奉歸私室則公共之主宜何人迎奉況有無嗣祔食之主又將何所歸著若卽以舊主改作新主則主有內外之分外或以粉塗筆滌尙可重書內則陷中細書家禮云外可改中不可改豈竟將向日細書用刀刮去重題考妣之生卒年月耶母論爲地偏窄有不能容卽使寬暢亦與家禮有違且考妣旣合必多一主其間有一續再續者則多二主三主矣豈亦可改作他人之主向者女靈所祔今忽變爲男鬼所憑烏可乎炳巽學淺分卑兼以前議蒙責遂默塞不出口者已閱三月惟願祠宇落成先靈妥侑共襄大典實爲欣忭不謂傳聞種

種有此謬禮背經之論不得不悉所知再竄尊嚴書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我祖宗厚德深仁澤流子姓已二  
百餘年正他族景仰觀德之所慎勿來霍子孟不學無  
術之譏則幸甚幸甚

### 合題神主議

謹按主者所以依神無主則神無所耐故始死卽立重

卽今之紙牌位古之重用木今之重用紙古之重用檀弓曰重主道也

注始死未立主以重主其神也般人殯而作主周人虞

而作主

卽今俗禮之接煞也

蓋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

後然後神有所歸故一神必作一主今聞有考妣合作  
一主之議是二神共耐一主矣何以妥侑先靈乎況有

再娶三四娶者豈亦可其合一主耶夫神之於主猶生時之坐位也今以數人共坐一椅有是理乎在議者必云舊祠原有合主之例不勘自今日殊不知此是前人過誤正藉後人據理改正豈可因其誤而踵蹈之伏查三禮通典通考書儀家禮諸書以及各名家文集中所載諸族祠堂記俱無考妣合主之文炳巽年老偏盲憚於緡閱尊長主議必有據依或禮經或注疏或諸史禮志有此一條據以合題者懇卽頒示以啟愚蒙且男女之主各有分別諸禮書雖不詳及然準於王家之制則士大夫家可以類推如漢舊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高一尺二寸后主

高一尺陳祥道禮書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父也左

母也

此言士大夫廟中之主

觀於主之尺寸有等級正以明尊卑

有定分其不可以合題也明矣今側室之主將何安頓若仍以原主祔廟則家長正配尙且合主而庶妾反另製一主於理未安且向屬分支故其主卽祔本龕之旁今龕旣統則其主將何所祔若竟與家長正配同題一主則嫡庶不分尊卑莫辨背理尤甚凡此皆當詳慎妥議未可草率從事者也

先兄東甫徵君行略

嗚呼痛哉不肖同母兄弟三人年俱相若出入肩隨手足相依倚者垂六十年乾隆丁巳之冬兄東甫先生捐

館舍風流頓盡恆欲編輯遺文追述懿行以報地下每一握管輒嗚咽掩卷荏苒十年不肖年將垂暮恐一旦填溝壑則先生之遺文懿行終無以表見於後世用敢操筆敘述什得五六仰求當代鉅公賜之碑銘以光泉壤感且不朽兄姓沈氏諱炳震字寅馭自號東甫世居歸安竹墩邨學博府君第二子也先世自贈尙書筠谿公諱應登以明經起家再傳至恭靖襄敏兩公家愈大詳先學博誌狀中高祖諱莊卿郡廩生承父蔭官太常寺典簿曾祖諱鍾元恩貢生廷試知縣未仕卒祖諱角郡庠生妣茅氏廿三矢志守節四十年載在浙江通志湖州府志先府君學博公原諱棟衍承高祖蔭應襲錦

衣衛百戶年三歲時報名兵部得旨出幼之日承襲不  
數年明社已移人

本朝更諱雍廩貢生任溫州府平陽縣儒學教諭鼎革  
之初內難外侮以及營債海案一遭其毒身家立破先  
君以孤童撐柱其間凡所以保身保家者族人宗老感  
歎弗如曹邨金相國文通公一見奇之以姪孫女許字  
卽前母金太君也太君艱於嗣續爲置造室康熙甲辰  
生伯兄潔菴先生己酉太君病亡癸卯娶我母董太君  
明宗伯潯陽公元孫女學博湛恩公女是時先君年已  
逾壯每以後嗣不廣爲憂至己未之春始誕生吾兄先  
君年四十二矣是時厥後連舉不肖及季弟炳謙先君



願之喜曰是可縣世澤廣後嗣矣兄少凝重簡默言笑不苟在父母側怡聲下氣進止不失尺寸學博府君卒於官時不肖兄弟皆侍母家居兄忽心動告吾母曰兒夜來心志不寧豈吾父有恙耶卽日倍道兼馳旣至先君卒已二日矣雖不及視含歛若有待兄至而蓋棺者執喪盡禮蔬食三年杖而後起每歲時伏臘家祭上冢必輒慕慘戚四十年如一日也扶柩歸里俗忌以客死之柩不宜人家兄毅然曰語不云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焉有父死異鄉而柩不歸故居之理生子之謂何遂排眾議昇奉中堂宗黨及旁觀者咸服其知禮伯兄庶母施出也長於兄十五歲敬事惟謹勗兩弟友愛尤篤

與不肖先後人家塾獨能強記先君奇愛之年十五受  
知於學使者顏學山先生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文名日  
起丙子至甲午八蹈省門卒不得一遇而先生之志亦  
倦矣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自六經三史以及諸子百  
家無不究心博覽丹鉛批閱者數十部鉤纂考訂者亦  
幾二十餘種其最用力者在新舊兩唐書條件分繫再  
次部居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仍分注新  
書爲目諸志舊書殊多滲漏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  
書爲目加入方鎮一表宰相表之譌誤者一一考證之  
計卷二百六十窮日夜細楷鈔錄積數十年乃成  
今上改元應鴻博之選攜書入都王公大人見者無

不讚賞被放旋里齋志以歿時嘉禾錢少司寇香樹先生丁艱在籍聞之過敝廬弔唁見此書亦讚歎不置口  
恭逢

今皇帝重修經史開館校勘意擬將此書進 呈重攜  
入 都裝潢完整於乾隆八年十一月進 呈奉旨交  
與經史館用畢仍將原書繳進欽此艸茅下士寒窗纂  
輯矻矻窮年乃於身後蒙

九重特達之知旣宣付史館且以備

乙夜之覽華袞之榮何以逾此兄亦可瞑目九泉銜恩  
地下矣先是今相國高公視河淮甸常熟蔣公總口山  
右兩公同時致書幣相招先生雅不欲往值此書脫橐

欲藉以就正當代鉅公遂攜書赴山右蔣公一見立命  
侍書十人鈔錄不數月竣事將謀付剞劂以費繁不果  
留山右二載相國復攜書見招深見器重所輯唐詩金  
粉相國爲序其端雍正癸丑有詔舉鴻博之士召試

殿廷其在外者由郡縣舉報先試之撫藩始貢入京  
師其時奔競者率挾大力出重貲以求必得先生獨不  
事請託藩伯張公郡守唐公素所雅重特檄郡縣坐名  
舉報尋復少詹拙園王公特薦相國鄂公在朝堂中謂  
王公曰公舉一沈生有光盛典矣平居雅好吟詠初學  
王摩詰柳子厚中年獨得力於東坡山谷丁亥戊子之  
閒吾里舉詩社名流翕集每月必會會必有詩每一詩

出諸公輒閣筆所著增默齋詩□卷查他山編修以爲  
埽絕依傍期於親見古人萬九沙編修以爲法取山谷  
稍出入於放翁石湖汪謹堂大司寇以爲幽閒淡肆極  
其性情之所之絕無一輒媚語柯石菴舉東坡語評之  
以爲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世之稱  
詩者無不以爲篤論蠶桑樂府二十章曲盡體物之妙  
郡守胡公備采入郡志寒家族譜始於先襄敏天啟  
甲子後雖續修體製未備先生手輯成書上自歷朝詔  
敕及累世碑銘下至子姓著述班臚件繫分爲十六門  
三十六卷其尤注意者在辨沈氏得姓之由以爲非出  
於文王第十子聃之後自左國以至各史考据詳確媿

媿數千言互見於唐書宰相世系表論者咸服其精核  
歲在癸巳葬吾先君卜地於□□堡之梅家墩躬親畚  
插獨居丙舍者一載有□□□卷讀者皆爲感動

下闕

權齋文彙卷一

權齋文稿一卷筆記四卷沈炳異繹旃撰繹旃一字權齋歸安人竹墩沈氏吳興華族繹旃兄東甫弟幼枚竝以淹雅舉鴻博負重望繹旃水經注集釋訂譌一書收入四庫提要亦極推重外間絕少傳本文瀾閣業已不全此文稿一冊筆記一冊由嚴迪莊民部假來仁和吳印丞舍人所藏舊鈔本與江南圖書館藏本對斟付梓然訛脫仍不免且文集亦少宏篇巨製又有斷爛疑似後人掇拾而成非全稿也筆記尙存逸事有他書所未載者鄉賢著述日就凋零彙而錄之以志景仰歲在柔兆執徐八月吳興劉承幹跋